

一九五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 (法國)

Francois Mauriac

得獎評語：

「由於他對心靈之深刻觀察與緊扣的藝術——藉著它們，他在他的小說中剖析人生的戲劇。」

ut 1/31/4802

頌獎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每一位研究佛蘭索瓦·莫里亞克的作品的人，首先都會感覺到驚訝，他堅定地致力於描寫一個在法國地圖上，可以確切指示出來的地點。他的小說情節，總是從吉倫特縣的波爾都附近，或者從蘭特縣的地方展開。前者是歷史悠久的葡萄酒產地，遍佈着綿延不斷的大小農場；後者是寬闊的松樹林和牧原，在寂靜的曠野可以聽到蟬叫聲的回響，以及傳自大西洋海岸的浪潮聲。這是莫里亞克出生的故鄉。他認為描寫這塊獨特的地區和人民，尤其是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是他天賦的使命。我們可以說，他的特殊的文體，分別具有幾分能夠讓葡萄樹枝極彎曲的那種壓抑的力量，以及從火燒的天空而降的那種毫不留情的明晰性。在這層意義上，儘管他在世界上擁有廣大的讀者，毫無疑問的，他仍然是一位「鄉土作家」，但是，他的作品的地方性絕對沒有排除人類所遭遇到的世界性問題。如果一位作家想探索深刻的問題，最先而且必須的是紮根於他生長的土地上。

莫里亞克的少年時代，受到超乎尋常的關照。一向在良好的環境庇護下，母親對他的影響，塑造出他強烈的感受，直到他青春期間，這種影響仍然持續着。相信，這是他後來與外界接觸時

，會產生痛苦的驚奇的原因。以前，他在虔誠的信仰引領下，從未懷疑罪惡支配着整個現實面，並且在貧乏而單調的日常生活裏出現。他出生在天主教的家庭，同時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中長大，最後，對於天主的信仰遂成爲他精神上的祖國。簡言之，他對教會從未採取敵對的態度。不過，他曾經對基督徒的立場，特別是對於一位寫實主義作家應有的態度，與教會的戒律及禁令是否能夠取得協調，提出了檢討和公開的說明。除了這種難以逃避、也不能解決的矛盾外，作爲一位作家的莫里亞克，他仍採取小說的形式，意圖把以天主教式的思想與感情爲背景和基石，所呈現的人生的特殊面貌加以解析。因此，非天主教徒的讀者，可能會感覺到他的小說，都是在描寫與自己無關的世界。但是，爲了進一步瞭解莫里亞克，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項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的事實：他不屬於改信基督教的作家集團的一份子。他在探索靈魂遭受錯誤的沉重創傷的人物，以及它們深藏在內部深處的秘密意圖時，他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覺，而這種自覺又成爲他繼承偉大的嚴格傳統的力量根源。

莫里亞克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上，早已被確認爲佔有一個重心地位；特定的宗派的障礙，對她而言，已不再是個問題，也不存在任何的重要性。相反的，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徒擁短暫榮耀聲名的作家，今天幾乎已經被忘光了，而他的形象却隨着歲月的流轉，一年比一年更加顯著起來。就他的情況來看，他的獲得聲名並不是以妥協爲代價的，因爲他的陰森而嚴峻的世界觀，確實不容易討好他同時代的人。他的目標，往往定的很高。他用盡了所能發揮的力量和堅決的精神，在自己的寫實的小說裏，努力要延續偉大的法國道德家諸如巴斯卡（Pascal）、拉·布魯耶利（

La Bruyère) 和波蘇特 (Bossuet) 等人的傳統。讓我們再對這點加以補充，他代表一種傾向於宗教靈感的趨勢，特別是在法國，這種宗教靈感長久以來就是精神層面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在這次評選裏，要我對身爲傑出的新聞從業人員——莫里亞克的想法講幾句話，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他的思想性著作、他對日常生活事件的評述、他整個文學活動的一切，對於歐洲思潮的貢獻，是值得大家的重視。

但是，今天他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明顯的，最重要的是因爲他寫出了值得讚揚的小說。不提別的，單指出「愛的荒漠」(一九二五)、「苔蕾絲」(一九二七)和它的續集「夜盡時」(一九三五)，以及「毒蛇之結」(一九三二)等少數幾部傑作就夠了。對於這些作品在藝術價值上的高度成就，我不想再分門別類的加以闡述。莫里亞克一系列的小說，到處可以發現到令人難忘的情景、對話，和緊張的場面，如此神秘而殘酷地顯露出事實的真相。由於相同主題的一再重複，產生了枯燥單調的氣氛，但是他的敏銳的剖析和確實的描寫，使我們每讀到他的新作時，都會激起同樣的讚歎！莫里亞克表現在語言上的簡潔和力量，是無可匹敵的。他的散文只要用簡短的幾行字，就能把最複雜和最難以形容的事物表現得乾淨俐落。他最上乘的作品，都具有合乎邏輯和古典式的實用詞法的特色，使人容易聯想到拉辛的悲劇性作品。

年輕時代無聲無息的焦慮不安，罪惡的深淵和由它所帶來的永久性威嚇，肉慾的虛假的誘惑，對物質生活的強烈的貪婪，自我滿足和偽善的鼓動，這些都是莫里亞克筆下經常出現的主題。他採取獨特的色彩寫作，有點不可思議，他經常被指控無故的把事物抹黑，同時把人物描寫成

不願與人往來的孤癖者。但是，他的答覆却與別人的批評相反，他認為：一位把整個世界觀的基礎奠定在神的恩寵上，以及要在神的慈愛中尋求人類救贖之道的作家，都是以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精神去從事寫作。我們沒有權利去懷疑這種供述的真誠性，但是，很明顯的，罪惡實際上比純潔更吸引他的注意。他厭惡所謂的教條，同時，他對染有罪惡並且逐步走向毀滅的靈魂的描寫，從不感到倦怠。他通常喜歡在這個靈魂對悲慘的命運有所自覺，而即將通往懺悔和救贖之道時，結束他的小說情節。這位作家經常把自己的角色，侷限在否定部份的見證者身上，而把肯定一邊留給那些不需要寫小說的神父。

莫里亞克自己曾經說過，任何人都可以從過份美化人生和足以讓我們脫離現實的文學作品中，自由的找尋自我滿足。但是，我們並不能因為大多數人對於這一類文學作品的偏愛，而不公正的對待那些以「認識人生」為職志的作家。厭憎人生的，絕不是我們。只有那些不能正視人生，以及把人生面貌加以變造的人，才是最厭憎人生。凡是人生的真正愛好者，都喜歡人生保持它的真面貌。他們會把人生的假面具，一個接着一個的剝掉，直到偽裝的人生這隻怪物最後赤裸裸的呈現出來，才願意把真心委交予它。莫里亞克在一次與安德烈·紀德的論辯中，他重複了他的思想的重點，宣稱最完全的真實性，才是作家這一行業最尊貴的形式表現。像塔爾圖斐 (Tartuffe) 經常穿着聖職人員的服裝出現，但是莫里亞克向我們保證，在支持物質性進步的理論的那羣人當中，大多可以發現類似這樣的人物。要嘲弄這種道德原則，那是很容易的，但是莫里亞克反對這樣的嘲弄。因為他已經很簡單地表示過：「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可以成爲一個不比現在的

還壞的人。」

這句簡單的話，或許是發掘隱藏在莫里亞克作品中每一章裏，那種陰暗的熱情和微妙的不和諧的關鍵所在。他之所以鑽研於人類的弱點和罪行，並非熱衷怪異的寫作技巧使然。甚至於在毫不留情地剖析現實時，莫里亞克仍然堅持他最後的信念：仁愛是經由認知的過程而獲致。他不主張絕對，他深知純真無邪的美德是不存在的；同時，他毫不放縱地揭穿那些自稱是虔誠者的底細。他忠誠的遵守自己所認為的真理，他極力刻劃作品裏的人物，看起來他們自己就像真實的一樣，他們一定是充滿悔恨之意，同時希望命運有所改變，如果不能變得更好，至少也不能變得更罪惡。他的小說可以比喻為一口狹窄但很深的泉井，在黑暗中，可以看到神秘的水底有光輝在閃爍。

親愛的莫里亞克先生和各位同事，在我有限的幾分鐘內，我只能以速寫的方式來談論你的作品。我深知你的作品值得讚揚。我也知道，要公平正確的評價你的作品，以及對你的作品的具體特徵做一概括的說明，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瑞典學院決定把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你，是由於你對心靈之深刻觀察與緊扣的藝術——藉著它們，你在你的小說中剖析人生的戲劇」。

現在，我謹代表瑞典學院——貴國可敬的藝術學院的姊妹會，由衷向您祝賀，並請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徐道昉譯）

致答辭

莫里亞克

對於蒙受此項殊榮的文學家而言，他此時此刻最合乎時宜的話題，我認爲應該是作家本人及其作品。但是，對於我這樣一位只寫過幾篇膚淺的故事、屬於法國一個微不足道的作家，却獲得瑞典學院的抬愛，得到鉅大的榮譽。這種受寵若驚、不勝惶恐的感想，如何能攆斥而奢談其他？現在，回顧起從懵懂的孩童時代，到今天晚上我佔有一席之地漫長歷程，我認爲那絕不是出於自負心理。

過去生活的小世界一直存留在我的作品裏；那個我會經度過小學暑假的地方，——連法國人自己都很少知道的窮鄉僻壤的一個角落，當初開始描寫它的時候，我從未夢想到竟然會引起外國讀者的關心和注意。我們經常相信自己是個特殊的存在。我們也會忘記那些令人沉迷的作品，像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狄更斯（Dickens）、托爾斯泰（Tolstoy）或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和西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的小說，它們都是描寫與我們不同的國度、人羣和宗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喜愛讀它，只因爲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自己。其實，整個人類可以在我們故鄉的一般農民身上反映出來，全世界各個農村的情形，也反映在我們少年時

代所看到的範圍內。一位小說家的天才，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精確地去反映我們所生長的、並且曾經學習過愛和痛苦的小世界的普遍性。對法國和外國許多讀者而言，他們認為我的小說世界太陰暗。我能說這是種令人驚訝的看法嗎？人類，正因為他們不免一死，所以非常害怕「死亡」這個名詞。而那些沒有愛過或被愛過的人，那些被遺棄和被摧殘的人，那些追逐遙不可及的對象的人，和那些雖被愛而自己又不愛人的人——當我的創作描寫深藏在這些人的愛心的孤獨感時，讀者會感覺驚訝和憤怒是必然的。猶太人曾經對先知以賽亞懇求道：「告訴我們一些快樂的事吧！」他們只不過是希望「用一種令人感覺舒適的謊言來欺騙自己」罷了。

是的，讀者所要求我們的，是用令人感覺舒適的謊言去欺騙他們。然而，那些已經存留在人類記憶中的作品，都能整個地擁抱人生戲劇，同時，毫不避開在我們每個人的命運上一直到死亡都必須面對的這種孤獨的跡象；死亡，是最後的孤獨，因為我們終究是要孤獨的死去。

這是沒有希望的小說家的世界。這是貴國偉大的作家史特林堡 (Strindberg) 筆下引導我們走進去的。自從我對生活開始有所覺悟以後，如果沒有實際地被巨大的希望籠罩住，那麼，今天我的小說世界也將是如此。這種希望穿透我所描寫的黑暗面，挾帶着一絲光明。我的寫作顏色，呈現一片闇黑，同時別人也從黑色的觀點來評斷我的作品，比從戮穿黑暗而灑秘燃燒發光的觀點評斷的機會還多。因此，在法國每逢有女人企圖毒死自己的丈夫，或者勒死她的愛人，人們就會告訴我：「這個題材很適合你寫」。他們認為我經營了一所擁有不少恐怖東西的博物館，而我自己是專門研究怪物的人。還有，我的小說的人物的特點，與活躍在我們同時代的其他小說裏的

人物有所不同，他們感覺自己都是有靈魂的。自尼采以降的歐洲，查拉圖斯特拉的「上帝已經死亡」的應聲四起，他的恐怖影響仍未衰竭之際，我的小說人物或許並不完全相信上帝還活着，但是，他們都有一種自覺，能辨示自己身上有一部份是不能完全控制的罪惡。他們深知罪惡的存在。他們全部都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他們是自己的行爲的傀儡，並且和別人的命運相呼應。

對於我的小說的主人公，儘管他們本身多麼惡劣，他們的生活都是一種無窮盡的活動，和一種無限制的自我超越存在。一個從不懷疑生活方向和目標的人道主義者，絕對不會絕望。現代人的絕望，是根源於整個世界的荒謬。由於絕望加上對近乎神話的種種事物的服從。結果，更荒謬地把人性遞交給無人性。正當尼采宣告上帝已經死亡的同時，他也宣告：在我們生活過、將來也要繼續生活下去的時代裏，人類將失去自己的靈魂，因此，命運也將被剝奪殆盡。同時，在納粹黨以及至今仍延用納粹方法的虐待下，人們變成一頭比動物還不如的家畜，必須駝負更苛重的貨物。任何一隻馬、一頭騾，或一頭牛，都有牠的市場價值；但是被稱爲「人」的動物，由於嚴密的組織和體制的經常性整肅，而毫無代價的被取得，每個人都沒有獲得什麼，却必須替別人生產利益，一直到被奴役而死。所以，一位作家能把那些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創造、藉着信仰基督獲得救贖、經由聖靈的充滿而呈現出光明的人物做爲寫作的重心，在我個人的觀點看，他絕不是一位絕望的作家，他的作品也絕不是完全陰暗的。

因爲，對他而言，人類的本性雖然尚未徹底腐敗，却是創傷累累，所以他的作品仍然殘留着陰黯的色彩。一位基督徒小說家不能採用田園詩的抒情方式去訴說有關人類的故事，那就不在話

下了，因為他不能迴避罪惡的神秘事物。

但是，我着迷於罪惡的事物的描寫，同時也着迷於純潔事物和孩童時代的刻畫。許多草率的批評家和讀者從不注意孩童在我的故事裏所佔有的地位，這是最令我難過的事。孩童的夢想是我作品的主題。它們包括了孩童的愛，第一次接吻和初嚐孤獨的滋味，所有這些都是我聽了莫扎特的音樂後胸中的感受。在我的作品裏，出現如蛇一般狡黠的人物時，就有人指摘，但是，更多描寫如鴿子一般純潔的人物的情景，却沒有人去注意。因為，在我的作品裏，孩童時代就是迷失的樂園，也是它引出了罪惡的神秘性。

在我們個人的情感生活裏，以及由權力慾重的帝國主義者用人類的血所寫下的歷史中，對於罪惡的神秘性，沒有兩種方法同時可以接近它。我們必須否定它的存在，要不然就必須容忍它在我們內心和外部出現。

我永遠相信，在個人犯罪與羣體犯罪之間，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身爲一個新聞記者，面對這個令人恐怖的政治歷史，我每天只是把發生在內心黑暗深處看不見的歷史，和所顯現出來可見的結果做一闡明而已。我們生活在火葬場煙灰飄揚的天空下，爲了證明罪惡之所以爲惡的道理，必須付出相當高的代價。我們親眼看過好幾百萬無辜者，甚至小孩子，都被毀滅了。而且，歷史仍然以同樣的方式繼續發展下去。幾世紀以來，集中營的制度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於那些敬愛基督、歌頌基督、侍奉基督的古老國家裏。在人類還能享受人權的一部份世界裏，人們的心智仍然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就像巴爾扎克的小說「粗皮」所描寫的，他們也逐漸地萎縮了，我們只有

驚惶地看着它，却束手無策。作爲一個信徒，我不能有片刻假裝沒看見由於罪惡的存在，而在世界上所興起的反信仰之說。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罪惡在神秘事物中，仍然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個處身在歷史上種種的犯罪中，而能堅持他的信仰的人，都有被長久發生的醜行所絆倒，意即「贖罪顯然是無用的」。神學家們關於罪惡的存在，所提出的許多充滿理由的解釋，或許它們是有道理的，也正因爲它們是有道理的，却從未讓我心服過。這種讓我們深感迷惑的答案，是以仁愛心爲前提，它不是一種道理。那是一個可以在聖約翰的「神就是愛」這句斷言裏找到答案。對於強烈的愛，即使要把每一樣東西都引向自己，那沒有不可能的事，而且，確實有這樣的記載。

我把幾代以來引發的評註、爭辯、異端邪說、迫害和殉難的問題，重新又提出來，尚祈各位原諒。但是，這畢竟是一位你們較喜歡的小說家，在跟各位發表談話。因此，你們應該認爲產生他的靈感的東西還是有點價值。他替我們證明了一點，就是關於信心和希望的寫作見解，與那些既不能分享他的希望也不能分享他的信心的讀者，所得到的經驗是沒有矛盾的。讓我再另舉一個例子，我們發現許多愛好葛蘭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讀者，是不可知論的，但是，他們並不致於被他的基督觀點所說服而放棄自己的看法。契斯特頓(Chesterton)曾經說過，每當在基督教的信仰中發生不尋常的事，最後，在現實環境裏也會有相似的不尋常的事發生。如果我們考量一下這種思想，(就會像我的朋友葛蘭姆·格林的作品一樣)，在許多有天主教啓示作用的作品，以及廣大熱衷於他的作品和喜愛他的電影的非基督徒羣衆之間，或許可以發現出一個神秘而具有一致性的理由。

是的，的確是一羣廣大的非基督教羣衆，按照安德烈·馬洛 (André Malraux) 所說，「革命正扮演一個以前屬於永生的生命所能扮演的角色」。但是，精確地說，如果革命等於神話，同時永恒的生命又是唯一的真實，那又將怎麼解釋？

不管答案如何，我們將同意一個論點：所謂的非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者，仍然是一個背負十字架者。世界性的權力又將如何摧毀十字架與人類苦難的鏈鎖？即使貴國的史特林堡，是承繼詩篇作者「大衛王」發出的痛苦悲鳴而進入到深淵底處，即使史特林堡他本身希望在他的墓碑上銘刻一句簡單的辭句——「哦！十字架啊！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就足夠動搖和衝破永恒（來世）之門。但是，經過如此的痛苦後，他只有安息在希望的庇護和愛的幻影下。看在貴國桂冠詩人的名義上，對於我用過度陰暗的語調敘說自己的這些言辭，我懇切地請求各位的原諒。由於獲得這項殊榮，內心非常惶恐，除了把我的心和靈魂公開地呈現在大家面前外，我真不知該怎樣做才能更好？過去，經由我的作品裏的人物，我一直在告訴各位有關內心隱密的痛苦；今晚，藉着這個機會，我將把內心隱密的和平，向各位表達出來。（徐道訪譯）

苔
蕾
絲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著
張伯權譯

前 言

主啊，憐憫憐憫狂人與瘋子！噢，造物主！您的眼中可有怪物存在嗎？祇有您知道他們，祇有您知道他們是如何被創造的，又如何可以不被創造……

波特萊爾

苔蕾絲，許多人都說妳不存在。但是我知道，妳存在。許多年來，我一直密切的注意着妳，有時候妳走在路上，我會叫住妳。如今，我要將妳的秘密坦露了。

記得還年輕的時候，看見妳在空氣窒人的法庭裏，任着幾位律師的擺佈，那些律師的心腸看起來不如坐在旁聽席上那些穿着考究的女士們那般無情，妳的臉色蒼白得幾乎看不見嘴唇。

後來，在鄉間的「家客廳裏我又遇見了妳，一個被愚蠢丈夫與年老親戚的慳慳關懷所苦惱的少婦。「怎麼啦？」他們說，「一個女孩所需要的，我們那一樣少了她？」

從那時候起，曾有多少次我看見妳舉起那隻特大的手，扶着高而動人的額頭，我心裏充滿驚奇：曾有多少次，我注視着妳在家庭的柵欄內，彷彿一頭母狼般的徘徊，以哀怨的眼光狠狠的瞪着我。

許多人因我竟能想像出一個比我其他任何書裏的角色更可憎的人物，而驚愕不已。他們會問我，何以我不寫一些披肝瀝膽的有德者呢？那些「披肝瀝膽」的人，我沒有故事可以說，但是我却知道那些心深深埋葬在軀殼的軀殼中，與肉慾混合在一起的人的秘密。

苔蕾絲，但願痛苦能使妳的心轉向上帝。長久以來，我盼望妳能承當聖洛卡絲塔之名而無愧！

① 洛卡絲塔是羅馬時代尼祿皇帝（紀元後三七—六八年）時一個聲名狼藉的女囚犯，莫里亞克在此的思想非常緊密而不易明白，其所隱含的辯論似乎如此：苔蕾絲如洛卡絲塔一樣，也是一名囚犯，但是從大罪的人，由於上帝的慈悲，可能成爲一個偉大的聖徒。我的希望是，苔蕾絲由於懺悔悔改，而臻及神聖，而如果她這麼做了，她極可能被視爲聖洛卡絲特。——英譯者

。但如果我寫妳獲得如此的救贖，讀者即使認為這是吾人被撕裂、被扭曲了的天性的一種「墮落與贖罪」，也一定會賞我褻瀆神聖。

我讓妳留在城市裏的人行道上自行離去，希望妳至少不會孤獨。